

黄雀鲂

李金山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黄雀鲂

李金山 ●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雀鲂 / 李金山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5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ISBN 978 - 7 - 5378 - 4754 - 4

I. ①黄…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765 号

书 名: 黄雀鲂
著 者: 李金山
责任编辑: 王朝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236 千字

印 张: 9.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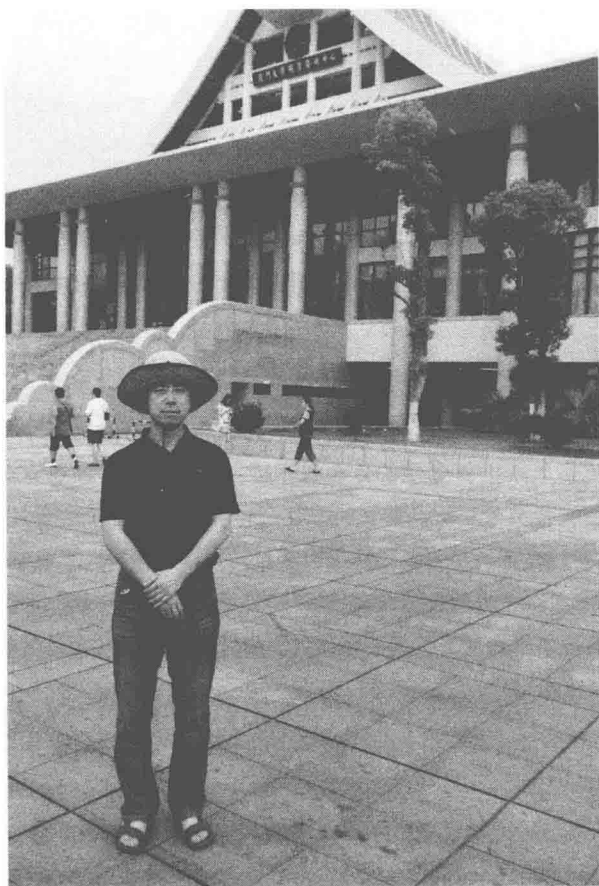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754 - 4

定 价: 3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李金山 男，1973年生，山西夏县人。199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包括文学评论、散文、小说、传记等，散见于《黄河》《山西文学》《都市》《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太原日报》《太原晚报》《燕赵都市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出版有《司马光：自信不疑的保守派》《李鸿章：“裱糊匠”的慷慨与悲凉》《重说司马光》《禹都沧桑》等。

总 序

潞 潞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即将付梓出版。

在山西文坛，“晋军”之称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文学新锐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走上文坛，他们跃马扬戈、左右奔突，使文坛瞩目。其时不仅山西，而是整个中国都处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有幸被时代的大潮裹挟，成为当年“晋军”中的一员。时隔三十年，山西省作家协会推出《晋军新方阵》系列丛书，再度为山西澎湃的文学浪潮推波助澜，沿用“晋军”这一称谓，其意无疑是想展示今日山西作家、诗人的阵容和实力。山西文学院具体承办这项工作，正值我在文学院任职，参与了这套丛书一至三辑的运作，这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自然是一件幸事。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与《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的格局大致相同，收录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三部散文集，而《晋军新方阵·第一辑》收录的是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西号称“文学大省”，确实如此。不管文学如何被边缘化，这块黄土地上永远有人做着文学

梦，永远有人孜孜不倦地写作着，也许是《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使然，也许生命个体需要这样的表达和抒发。《晋军新方阵》只是从他们中遴选出的一小部分，“冰山”的绝大部分仍掩藏在生活深处，有待于今后不断发掘和显示。

对于本辑作品，虽然我在编选过程中已经阅读，但由于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变得复杂，作家本身的内心和面孔也游移多变，一一谈论他们大概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表达阅读中一些明晰的感受。

首先，这是一些非常热爱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文学有自身的逻辑和规范，它排除各种功利的实用性，只对那些纯粹的作家和诗人敞开。我认为眼前这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他们不是拿文学说事，不是把文学作为工具的。他们不期待用文学来获取任何功利，不在于一定要有“专业作家”的头衔，而在于你对于文学的态度和认知。他们的作品是对其身份的有力确认。

其次，不管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囿于山西这片地域，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美学追求是高品位的，用某一种风格来界定他们早已经不适用了。即使那些描绘黄土地上人与事的

作品，也表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的丰富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山西曾经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但他们的创作已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山西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山西的文化财富，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还有一点极其宝贵，那就是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可能性。可能性是最吻合存在的表述。存在的丰富性、神秘性、不确定性，或许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才能显示。一段故事没有结局，一些面孔若有若无，没有答案，无需答案，没有判断，无需判断。生命的存在不正是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吗？阅读中，我对山西作家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一只手抓住了生命和文学这两个世界，并预示着文学未来的可能。作者有作者的可能性，读者有读者的可能性，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感受，探寻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文学才会进步，才会繁荣，才能表现我们这个色彩斑斓而又变化无穷的充满了诗一般魅力的时代。

是为序。

2016年6月1日

目录

001 /	静庐记
004 /	九只堂记
006 /	快意浮生
012 /	对门的韩先生
016 /	莲花池
023 /	伞
028 /	海的片断
034 /	东北
042 /	我在 1976 年的生活
048 /	回望票证年代
053 /	儿、女
060 /	女儿
064 /	名字

076 /	愁
078 /	桂林二章
085 /	尾巴电影
089 /	两岁记趣
092 /	刘班长
097 /	鹤雀楼
106 /	我有一个梦想
112 /	醉游西湖
115 /	亲爱的，我的老师们
125 /	头发危机
127 /	两条红鲤鱼所处的经济链条
130 /	停电真好
133 /	想象力
135 /	我们家的“西学家”
139 /	黄雀鲊
142 /	太原面食与宋代汤饼
152 /	茄瓠
155 /	御宴
158 /	夜宴
165 /	宋朝的新年
170 /	上元狂欢夜

178 /	东坡肉
183 /	中秋夜玩月
186 /	宋朝的大白菜
203 /	清徐的葡萄熟了
213 /	寒食
220 /	七夕
231 /	烧羊
241 /	黄柑
248 /	春韭
262 /	黄金鸡
274 /	后记

静庐记

静庐者，我在作协之办公室也。

据说山西省作协的所在旧时曾是一户富商的宅第，一座传统的四合院落。院内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青砖小楼，历经岁月的剥蚀，唯余素净。我的静庐就位于小楼二层的东南一隅。

名其静庐，因其静也。

其一，虽然作协地理上距离闹市不过咫尺之遥：往南府东街，往西五一路，虽都算不上太原市顶繁忙的街道，但也车流如织，人流似梭。然而要到达作协所在的南华门东四条，不论从哪一条街道进来，都至少要拐两道弯。就这么东一拐，西一拐，便甩掉了几乎所有的闹市喧嚣。所以静庐虽紧邻闹市，却不觉其闹，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也。

其二，作协这一片属居民区，本就没什么大的动静，无非鸡鸣狗叫，孩哭婴啼，自然是一派清静了。

其三，四合院，传统的内敛结构，加之院内梧桐参天，藤萝匝

地，市声都被拦截在了四合院外、梧桐树巅。

其四，静庐独坐，就常常会想：这静庐会是富商当年的书房吗？当年的富商会有我今天这样如水般的平和心境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富商和他当年的脚步早已被时间深一层浅一层地掩埋。逝时无声，顿觉心静。

其五，也许总还会有些许的市声尾随了人的脚步溜了进来吧，却终被我邈远的心境挡了驾：“心远地自偏”么！

静庐不过三人、三椅、三桌，三人皆是素心喜书喜静之人，桌上、几上、案头无不是书，有事便做事，无事便读书，“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自有一份情趣在里头。待到中午，家远而不归，静庐便是我一个人的静庐了。阳光款款地照着，白云悠悠地停着，书可圈可点，人可仰可卧，困了，便以书遮脸，盈盈地入梦，梦里依然是我的静庐。

静庐奇静，便有雀儿在朝东的窗户外筑了巢，静庐的主人为了不惊扰雀儿，将雀巢所在的窗户一角换作了毛玻璃，更将可以开闭的窗扇移走换了整片的固定玻璃，这样雀儿便安心地做了我们的邻居。从此，雀儿晨起便啄窗告以将作，暮归便啄窗知以将休。雀儿也是有心的吗？为了感谢我们这些邻居的善举吗？

静庐读书，读累了，身后的一扇门随手可开。门外是一方几与静庐等大的露台。步上露台，天地洞然，豁然开朗，与现代楼房阳台的感觉绝不可同日而语。舒展舒展筋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顿觉神清气爽，耳聪目明。露台外，不知何年何月哪位前辈手植的两株山植，彼此依偎着，如今已经越过露台，悠悠地向天空伸着。眼下季节正值盛夏，被夏日鼓舞的树叶油绿油绿。花已落尽，新萌出的果儿三五一簇，坠斜了枝头。阳光明媚的时候，树上便停了雀儿，却往往是只闻其声，难觅其踪。偶有从树丛里探了头出来，眼睛一律清清爽爽的，

样子机活灵动，见有人来，并不就惊走。撮起嘴来逗弄它们，它们也叽叽喳喳，也是在逗我了？其中的哪一只或许就是我东窗外的芳邻吧，可我终是无法相识，它能认识我吗？它是在向它的伙伴介绍我这个芳邻吗？……

私撰联曰：

露台闲语新添邻，
静庐贪看未见书。

我爱静庐。

2003年6月24日于静庐

九只堂记

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躺在竹席上，我就一身一身地出汗，翻过来又翻过去，怎么也睡不着觉。窗是关着的，不敢开。因为我知道，窗纱破了一个洞。但实在是太热了。蚊子不至于就找见那个小小的洞吧？其实我也知道，这不过是对自己一个善意的欺骗，现在的蚊子已经进化得可能比我还聪明。只是，实在太热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我选择了凉快。于是开了窗户，风徐徐而入，清爽就扑进来，抚过我的全身，身上的汗一下子就全收了，酣然入睡。

蚊子们还是找见了那个洞口。睡梦中我已经听到了蚊子的嗡嗡声了，不知有多少高智商的蚊子穿过了那个小洞，侵入我的寝室。但我拥着惬意的凉爽，舍不得起来。与这爽快比起来，蚊子的叮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又想，让蚊子全都来叮我吧，为了妻儿的安宁，蚊子们，你们都来吧，就让我承担了这所有的叮咬吧。想着，顿时就有了佛以身饲虎的悲壮……但蚊子不理睬我的盛情相邀，也不愿意成全我的悲壮，因为耳边只有蚊群的嗡嗡嘤嘤、嘤嘤嗡嗡，终没有一只蚊

子落嘴在我的身上……那边一声长叹，显然妻子无法对蚊子的叮咬忽略不计，接着她跳了起来，两眼朦胧，摸索着按开了日光灯……

半夜开灯是我睡觉最大的忌讳，认为要减寿的。我知道饲养场里动物们是不分昼夜地照着灯光的，我还知道饲养场里的动物们是短命的，我还知道……我蒙着头不愿起来，却终拗不过妻子以武力推行的命令：我可以忽略不计蚊子的叮咬，我可以忽略妻子的命令，但我绝对无法忽略不计落在我背上的旋风脚。于是只好不情愿地揉揉眼睛，加入了妻子与蚊子们的周旋，不情愿地与蚊子们追逐，不情愿地与蚊子们搏杀。墙上三只鼓鼓囊囊的蚊子，显然已经酒足饭饱，那都是妻儿的血啊！对蚊子的仇和恨就像笼屉里的蒸汽一样一团一团地往上升起来……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对，同仇敌忾，我和妻子现在是同仇敌忾了，我们要联起手来，我们就是蚊子的黑风双煞，或者是鸳鸯双雄，反正一句话，蚊子们的死期到了。噼啪之声过后，我们的双手沾满了阶级敌人的鲜血，那不是别人的血，那是我们一家老小鲜红的血啊！可惜呀，实在是可惜呀！我的双眼像雷达一样扫过整个房间，确信没有了，便关了灯，重又躺下。

可是刚刚入梦，又被妻子喊了起来，如此反复数次，睡意全无。无事可做，就那么在黑暗中大大地睁着眼睛，计算起蚊子的数目来：三只，六只，六三得九。

“那就叫九只堂吧！”妻子笑。

“什么九只堂？”

“就是有九只蚊子的一间屋子呗！”

好，有九只蚊子的屋子，遂记。

2003年8月19日写

快意浮生

周日无事，锁了门去郊野闲步。经过菜场的时候记起该捎上点菜蔬回去，用零钱买了黄瓜，再要买些别的菜时，却无论如何找不见出门时带在身上的那张人民币大钞，于是怀疑是掏零钱时带了出来，便翻回头去问摊主，摊主死活不承认。“哪有捡了钱还承认的?!”心想，“他手里攥着的那张怎么看怎么像我丢的那一张?!”于是我就成了那个丢了斧头的人，摊主的神情在我的眼里也完全符合捡了我的大钞的神情了。罢了，罢了，全当捐给了希望小学。可心里总也放不下，于是又怀疑是丢在了闲步的路上，路上曾几次掏兜子的。沿着走过的路径，一路去找，终还是一无所获。怕是早被人捡了去了。出来时的闲散心情消失殆尽。想了法来安慰自己：全当自己花了，或者幸亏只丢了这么一张，幸亏……花了怎么不见东西？丢一张还不够，还要丢多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悻悻地上楼，悻悻地开门。开了门我就看见那张大钞正稳稳地躺在茶几上呢！心中狂喜，赶紧关了门，放声大笑，所有的好心情又都回来了。